

新 青 年 叢 書 第 五 種

英 國

羅 素 著

李 季

黃 凌 霜 譯

雁 冰

到自由之路

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初版

(新青年叢書第五種)

到自由之路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英國羅素

譯者

李季
黃凌霜
雁冰

出版者

新青年社

上海法大馬路大白鳴鐘對門

印刷者

華豐印刷所

上海英租界浙江路三十號

到自由之路序

這部書之目的，是要將好些卷數才能夠討論完畢的一種議論，縮短作一卷講完。此書成於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入獄之前幾日。當時沒有幾個人敢預言此次大戰必於新年之前告終。和平既出現，於是改造問題便愈加緊要了。作者對於大戰前志在根本的經濟改革之各種主義的發生和範圍，已經略微考究了一番。這些主義起初是以歷史的方法考察的，後來才加以評論，內中雖沒有一種主義可以完全採納，然他們對於我們願意創造之未來社會的圖樣，却都有一點貢獻。

這部書之歷史的部分，得了我友科仙士 (Mr. Lilderik Consens) 君的幫助很多，因為有好些問題，我自己沒有功夫去詳細調查，都由科君以種種事實供給我作為材料。一千九百十九年一月，羅素序于倫敦。

目錄

緒論

第一部 歷史的

I. 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教義

II. 巴枯甯和無政府主義

III. 工團主義的革命

第二部 未來之問題

IV. 工作與報酬

V. 政府和法律

VI. 國際關係

VII. 在社會主義之下的科學和藝術

到自由之路 目錄

到自由之路

緒論

Introduction

想像一種組織完善的人類的社會，比較人類向來所生存之富於破壞性和暴行的渾濁世界，更加優美，這樁事並不是近世才發生的：他至少在柏拉圖（Plato）之時就出現了，柏氏所著的『共和國』是後世哲學家的烏託邦之模範。無論什麼人如果以一種理想為標準去考察世界——不論他所要求實現的是智慧，或是藝術，或是愛情，或是渾樸的快樂，或兼有以上各點——他對於人類並非不能免去的種種罪惡，必非常悲悼，倘若他是一個精力很強壯的人，他的心中一定抱一種急切的志願，要引導人類向實現善良境遇的途徑走，這就是鼓勵他創造理想界的原動力。近代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開創者，以及古代理想共和國的發明家，都是以這種志願為他們的行動之主力。關於這一點，並沒有什麼新奇。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新奇，就是這理想和人類現在所受的痛苦，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孤獨的思想家之希望，

能夠發生種種有力的政治運動。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所以見重於世，就在這一點；而一般蕃殖於我們現社會之罪惡上面的人，無論他們這種行為是不知不覺的，或是已知已覺的，都覺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對於他們是很危險的，也就在這一點。

大多數男子和婦女，一生對於他們自己的景況，或世人的景況從來沒有加以思考或批評。他們只覺得自己處於社會中某種地位，對於每天所常見的事物，深信不疑，他們的思想之範圍，總不出當時所需要的東西之外。他們只求目前的需要，能夠滿足，沒有什麼預先的籌畫，差不多和野獸一般，一以本能 (Instinct) 為主；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全部生活狀況，是能夠以適當的努力去加以改變的，有好些人爲個人的野心所激動，努力去運用他們的心思才智，然結果不過使他們自己加入社會中享幸福者之間罷了；至於真心要想把他們自己所得到的利益，使大家都能夠得到，都能夠享受，這種人在他們中間，是極少的。世間只有少數非常的人，對於人類具有一種博愛之心，因此，他們看見世間許多罪惡和痛苦，不論和他們自己的生活有無關係，他們總是不能忍耐的。此等少數人爲一種同情的痛苦 (Sympa-

thetic pain) 所驅策，起初就運用他們的思想，後來乃實行動作，去尋一條逃避的道路，找出一種社會之新制度，使人類的生活，比現在要豐足些，快樂些，而又更少種種阻礙進步的罪惡。但是在過去的時代中，這種人對於自己願意拯救的受害之人，大概沒有引起他們的同情。他們這些不幸的人既無知識，又因勞動過度，疲敝不堪，沒了感覺，並且因怕受有權力者懲罰之危險，心中非常怯懦，還有一層，他們因墮落的結果，失去自尊之心，以致在道德方面，也不可信賴。在這種階級裏面，要想着手改良，使他們自己盡心於任何種有覺悟的和周密的努力，似乎是一種毫無希望的事，在過去的各時代中，這樁事大半的確是如此。但是到了近世，因工人教育之進步，和生活狀況之改良，已經產生種種新環境，而這種環境對於根本改造的要求，比較從前，要順利些。現在全體社會主義者和一部分無政府主義者（後者以鼓吹工團主義的人為主）。已經成爲這種要求之代表了。

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最著的特點，是在使一種蔓延很廣的民衆運動，和要求實現較好的世界之種種理想結合起來。這些理想起初是由孤獨的著作家用心構成的，然工人階級中

各有力的黨派在實行做事之時，已經採納這些理想，作為他們的方針了。社會主義為工人階級所採納，這是顯然無疑的；但是講到無政府主義為他們所採納，那就當加以幾分限制才是真的。無政府主義本來不是一種很通行的信條；他不過因變形成為一種工團主義，才得到大家之信仰。工團主義和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不同，他原來不是一種理想的產物，不過是一種組織的結果罷了：起初有一種同業聯合(Trade union)組織之事實出現，而工團主義之理想，就是法國許多進步更快的同業聯合所認為與這種組織相符合的理想。但工團主義的理想，大概是由無政府主義得來的，而一班傳播這種理想之人，多半是些無政府主義者。因此我們可以把工團主義看做一種市場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of the market-place)，這是對孤獨的個人之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of isolated individuals)而言，後一種無政府主義在前幾十年中，已經是操一種漂流不定的生涯。我們有了這種觀察，我們便覺得在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Anarchist-Syndicalism)中，有一種理想和組織的聯合，這就和我們在各社會主義的政黨中所看見的聯合是相同的。我們對於這幾種運動將開始研究，而我們的觀察

點就如上所述的。

近世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發源於馬克思和巴枯寧兩個主要人物，他們兩人一生互相爭鬥，而他們在第一國際工人協會所起的衝突，要算是爭鬥中的一個頂點了。我們對馬巴兩人，將起首研究——起初研究他們的學說，然後研究他們所創造的或鼓勵的種種組織體。

這樣的研究將使我們涉及近來社會主義的傳播，涉及工團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注重國家和政治

行動所起的革命，並且涉及法國以外的某種運動，因為這種運動和工團主義是有幾分相

似的——這種運動中最著的是美國的I. W. W.

譯者按 I. W. W. 就是世界產業的工人會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的省稱。

和英國的行會

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我們於完畢這種歷史的考察之後，將研究將來幾種極關緊要

的問題，並且將試為決定，倘若社會主義者或工團主義者的目的達到之後，世界在那幾方面

要更加安樂些。

我個人的意見——我可以於起首時就表明出來——是，純粹的無政府主義雖是一種終極的理想，而社會的進程雖是繼續向着他走的，然這種主義現在却不能夠實行，就是見諸實行，至

多也不過存在一二年罷了。反之，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雖有好些缺點，然據我看來，可以造成一種世界，比較我們現在所生存的世界，要完善些，安樂些。然這兩種主義中無論那一種主義，我却把他當做一種最切實用的制度。我恐怕馬克思社會主義使國家所握之威權太大，而工團主義志在廢除國家，我以為他一定會覺得要制止各種生產團體之互相競爭，不得不重建一種中央的權力機關。據我的意見，世間最切實用的制度就是行會社會主義的制度，因為這種主義在各業中採一種聯盟主義制(A system of federalism)，他所持的理由就和現今德惠各國聯盟所持的理由是相同的，因此他就把國家社會主義者之要求，和工團主義者對於國家之防閑，都一起容納了。以上各種結論的理由，將於以下各章中表明出來。

當我們研究利於根本改造之最近各種運動的歷史以前，我們可以費一點功夫去考察人性中幾種特點，因為這幾種特點是大多數政治理想家所同具，而為普通一班人所誤會的，至於他們誤會的原因，並不僅因成見，還有別的理由。我對於這些理由，願意加以極公平的判

斷，指出爲什麼他不應當有活動之餘地。

大概各種很進步的運動之首領，都是些絲毫不自私自利的人，我們一考究他們生平的事業，便覺得這是顯然無疑的。他們的才能，和許多齟齬而據高位，握大權的人，是相等的，然他們自己既不置身於握掌當時國家大權之列，又不貪貨財，邀時譽。凡人有能力足以得到榮華富貴，而做事又和求榮華富貴者一樣耐苦，畢竟詳思細考，另取一種途徑，因此遂不能得到榮華富貴，這種人一定不是爲自己謀幸福；必另有一種目的；他們一生中無論有什麼自謀利益之事參雜其間，然他們做事之根本動機，總是超乎自己之外的。一班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之開創者，對於牢獄，放逐，和窮困等境遇，大半都是親身經歷過的，他所以受這種痛苦，只因他們不肯拋棄他們宣傳事業之緣故；他們這種行爲，足以表示他們所懷抱的希望，不是爲他們自己謀幸福，但是爲人類全體謀幸福。

他們這種人爲人類謀幸福之志願，固然決定了他們一生所行所爲的途徑，然在他們的言詞和著作中，他們的憤恨心比他們的愛心，時常是更加顯明些。凡急躁的理想家——一個人

如果缺乏急燥性，將不能有所作為——當努力為世界謀幸福之時，如果遇了反對和失望之事，一定會發生一種憤恨之心。他的動機如果是很純潔，他的主義如果是很真實，而他的學說畢竟不為人所容納，那麼他一定是非常憤恨的。他對於大多數人之無感覺，和專門擁護現制度者之激烈反對論，必能以一種哲學的容忍態度對付之。但是他對於一班抱同一改良社會志願而不承認他的方法能達到這種目的的人，一定不能夠原諒。他具有一種極大的誠心，故能使他因自己所抱的信條而抵抗外來的迫害，然因此他遂以為這種信條是很光明的，如果有一個思想家不承認這種信條，他一定不是一個忠厚的人，他一定是為一種邪惡的動機所鼓蕩，想背叛這種主張。於是黨派的精神就發生了，那種苛刻褊狹的正宗派既起，他便成為一班堅守一種不通行的信條者之毒物了。然世間既有許多真正引誘物出現，引誘人家背叛他們的主義，那麼，各首領中發生一種疑忌之心，也是出乎自然的。各首領所懷抱之野心，雖於行為之選擇加以糾正，然他一定於一種新形態之中，表現出來：他們的野心，就是想做智識界的主人翁，想握自己一派中無上的威權。有了這些原因，遂發生一種結果，就

是一般主張激烈改革的人們自己分爲好些互相對峙的黨派，互相怨恨，互相排擠，彼此各以受警察當局賂買之罪名相加，如果有什麼演說家或著作家是他們所讚賞的，他們就要求他聽從他們的成見，使他的學說都供他們的信仰所驅使，以爲世間確切不移的真理，只能在他們的信條範圍之內尋找出來。我們如果略微加以注意，便覺得這種心理所生的結果如下：凡志在替人類謀幸福而曾經受過大犧牲之人，做事之動機，大半不是由於愛心，但是由於憤恨心。他們因爭正宗，遂致竭智盡能，以死力相持。有了這種原因，又加以經濟上的成見，遂使一班『智識派』(Intellectuals)無論對於那些很激烈的改革家之主要目的，和他們的黨綱十分之九，如何表示同情，總不願和他們實行通力合作。

那些激烈的改革家爲平常人所判斷錯誤的第二個理由，就在他們從外面去考察現社會，而對於社會制度存一種仇視之心。他們比較別人，雖大半更相信人類之本性適合於一種善良的生活，然他們却深知由現制度所生的暴行和壓迫等事，遂留下一種完全錯誤的印象，發生一種輕傲之心。大多數的人本來就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爲規律：一種規律是對待他們所

視爲同伴。同僚，朋友，或同『羣』之人的；還有一種規律是對待他們所視爲仇敵，流氓，或優亂社會之人的。一班激烈的改革家時常聚精會神考察社會對於後一種階級之行動，而『羣衆』對於這種階級之人是懷有一種惡感的。凡戰時的仇敵，和一切罪犯，自然是包含在這種階級之中；據那些覺得維持現制度於他們自己的安甯或特權最爲重要的人之意見，凡主張政治或經濟大改革的人，以及因貧困或別種原因而懷一種極不滿足之心的各階級，都包含在這種階級之中。平常的市民對於這樣的個人或階級大概很少想及，他一生相信他和他的朋友都是好人，因爲他們對於那些沒有團體的仇視心（Group-hostility）之人，都毫無加害的意思。然一個注意於一團體和他所怨恨者，或恐懼者之關係的人，所下的評判，必迥然不同。在這種關係之中，往往容易發生一種驚人的暴行，而人性中之惡德也都顯露出來了。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因研究某幾種歷史上的事實，已經知道一般資本家和國家對於傭工階級，常有這種暴行，傭工階級對於工業制度加諸他們的那種不堪言狀的痛苦，如敢提出抗議，那麼，資本家和國家對於他們的暴行，便愈加利害了。於是注意這種關係的人，對於現社

會所持的態度，和平常一個豐衣足食的市民所持的態度便迥不相同：他的態度和那個市民的態度是一樣真實的，或者也是一樣虛偽的，但都是基於種種事實，這種事實是關於他和他的仇敵之關係，不是關於他和他的朋友之關係。

階級戰爭和國家戰爭一樣，生出兩種反對的意見，每種意見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

一個國民在戰爭之中，當他想到他自己國人，如他平時所經驗的一樣，他將想到和他的朋友的往來，及和他們家室的關係等等，他們在他的心目中，大概都是些仁慈端正的人民。

但是和他的國家宣戰之國，便從種種經驗極不同之點來測度他的國人了：如他們侵略和征服土地時在戰爭之暴行，或在外交上的狡詐手段所現出來的。做這種事實之人，就是他們的國人所認為丈夫，父親，或朋友的，但是他們所受的評判不同，這就是因為他們受評判時所據的事實不同。那些依據革命的傭工之立腳點而觀察資本家的人，情形亦復相同：他們對於資本家之惡嘲及誤評，是因他們所據以觀察之事實，或是資本家所不知道的，或是他向來所忽略的。然從外部向內的觀察，和從內部向外的觀察，是一樣真實的。這兩種觀察對

於完全的真理都是必要的；而社會主義者注重外部的觀察，他並不是好罵人，不過是僱工，底朋友，眼見的資本主義所加於他們的無益之痛苦，遂致如癡如狂大聲疾呼罷了。

我已經將通常所想及的事實，提前說明，我的目的是要使讀者明白在我們所要考究的各種運動中，無論遇見什麼苦和恨，而這些運動之主旨不是苦，也不是恨，但只是愛。我們對於一般虐待我們所愛之物的人，要想不懷一種恨心，本事一樁難事。然這樁事雖難，究竟不是不可能的；不過要達到這種目的，須有一種廣大的眼界和一種高深的知識，而在不顧利害的爭鬥中，這兩樁東西是不容易保持的。如果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不時常保持終極的知慧，在這一點，他們和他們的反對者沒有什麼差異；然他們在鼓吹主義之時，就已經表明他們自己較一般茫然無知，或因循苟且，而蕃殖於現制度所賴以保存的罪惡和暴行上的人，要更勝一籌。

到自由之路

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工團主義。

第一部 歷史的 (Historical)

第一章 馬克思和社會主義的教義 (Marx and socialist doctrine)

社會主義和別的各種有生機的東西一樣，與其說他是一個界說嚴密的教義，不如說他是一個傾向 (a tendency)。凡社會主義底定義必然不是將大家所視為非社會主義的一些見解包在裏面，就是把一些應當包含的除外了。但我想我們定他是主張土地和資本之公有，便和社會主義之精義最相近了。公有可以解作爲一個民治的國家所有，但不能作爲非民治的任何國家所有解。公有也可以照無政府的共產主義所解釋的，能作爲一個男女自由聯合而